

豐
收
以
後



公孫佳著

華嚴出版社印行

855.7
8012

Ke 100 2/1

豐收以後

公孫佳著

華嚴出版社印行

豐收以後

(獨幕
街頭報告劇)

公孫佳

時間：抗日戰爭期間。

地點：陝北「邊區」某鄉村中。

人物：(1) 魏三叔——六十歲左右，數代治農，家本小康，因受共產黨的蹂躪，家道中落，曾受過舊

式教育，知書識字，並能接受新思想，關心國事，爲人慷慨直誠。

(2) 胡瑞順——六十歲左右，佃農世家，共產黨並未使他這個耕者有其田。安貧守本分是他的天性，因此對於一切只知道容忍，退一步着想，爲的是怕惹是非；然而滿腔悲憤，有時候也還想在這朋友的面前訴說一番。

(3) 李長生——三十歲光景，二十年的農夫生涯却將他的頭腦灌得像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他是這三房共守的一個獨子，因此三房也爲全靠他一個人耕種而後維持。曾經娶過三叔家種過田，克勤克儉的結果，現在是自耕農了，雖說是一耕者有其田，可是田祿像一座枷鎖，壓得他透不過一口氣來；所以當他恨極了的時候，竟說「誰要這塊勞什子的田，誰

就儘管念了去，包管他一輩子倒運」。沒有受過教育，馬列主義紅色理論也統無法打進他的思想；在共產黨心目中看來，這是一個道地的頑固反革命份子。

(4) 李老媽——長生老家母，五十五歲以上，典型的老農婦，樸實，忠厚，軟弱，一臉苦相，遇見事情，只知哀求，毫無反抗勇氣。

(5) 珠鳳——長生之妻，二十六歲。粗衣蓬髮並掩不掉她天生的秀麗容貌；正因為她的美貌，引起了很多的苦難；共產黨是不會輕易地做過一個薄有姿色的女性的，她也是不幸的犧牲者之一。

(6) 大保——長生之子，才六歲，體弱多病，總是哭哭啼啼，毫不可愛，然而却令人可憐。

(7) 謝大仁——二十八歲，是一個思想純正的有為青年。受過相當教育，曾渡過黃河，到西安去讀了幾年書，見過世面，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充滿着追求光明的憧憬；不甘心受壓迫，尤其痛恨共產黨的禍國殃民。

(8) 方少剛——三十歲左右。大仁的好朋友，青年農夫，痛恨共產黨，好打不平，胆大敢為。

(9) 吳元發——三十五歲，紅色自衛隊隊長，原是個無業流氓，因為加入了共產黨，過客的一

步登天，當賊所謂隊長了，對於忠善良民，欺壓剝削，無惡不作。農民們對他畏之如蛇蝎，恨之如豺狼。共產黨却視之爲了不起的幹部人才。

(10) 紅色自衛隊隊員甲，乙。

(11) 八路軍士兵甲，乙。

(12) 邊區偽縣府徵稅吏。

(13) 邊區偽縣府警察甲，乙。

(14) 農民們……(愈多愈好。)

背景說明：任何街頭或村鎮廣場上均可，最好是大路之旁。路旁要有兩塊可以坐人的石頭。如果石後有小土坎，坎上有濃蔭密佈的大樹，則更好。

這雖然是一個街頭劇，搬上舞台演出亦可。佈景則可照以上說明裝置之。

劇情開始：胡老順一個人坐在路旁土堆前之石頭上發呆，樣子很納悶。老順穿了一件久洗而褪色、補縫最嚴密的藍布短衫，短褲，露腿，赤足穿草鞋。

胡老順 (望了望天色，然後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地。) 唉，這種惱人的天，三個多月了，連一場小雨都不下！(稍停。) 才有一兩塊烏雲罷，轉眼的功夫，就又變成白雲了。這幾天，簡直是氣

人，野蠻死我們這陝北地方的人，唉！（又嘆了一口長氣。）

（三叔從遠處慢步走了過來，三叔穿的比較整齊：藍布長衫，一條黑色寬布帶緊緊繫在腰間。戴了一頂黃呢帽，毛布皮鞋，一手拿著旱煙袋，緩步走來。他因為聽到胡老順講話的聲音，停住了腳步。）

三叔 是胡老順嗎？一個人又在咒天罵地啦！

胡老順 （見來的是老朋友三叔，即忙立起身來，苦笑地。）三叔，耐天沒看見，你好嘍！我是在這兒嘆氣，說這鬼天怎麼老是不下雨，簡直是要氣死我們陝北地方的人了。真是，我們陝北人跟天老爺到底有什麼地方過意不去呢？

三叔 陝北這地方的人嗎？唉。（先吸一口煙。）這大概是叫做天怒人怨罷！

胡老順 （不覺這句成語的意思。）天怒人怨？

三叔 告訴你，老順，我們陝北的人造孽造多啦，天王老子動怒啦。一連三個月乾，乾，旱，旱，旱，你點粒無收，人吃人，獸吃獸。

胡老順 三叔這話我不解，我敢不承認我胡老順是個壞人，你，三叔難道不是個好人嗎？陝北的鄉

姓都是好人，造孽的那是——（望了望四週，見無人，仍放低了聲音，）幹甚麼，天爲什麼要處罰我們老百姓呀！

鹽三叔 所以我說這是天怒人怨呀！

胡老順 三叔，你是讀過書的人，別和我咬文嚼字罷，沒事，我們坐下談談。

鹽三叔 現在還有什麼事，田裏東西都收成啦，也讓別人給徵光啦。（說着坐下來。）

胡老順 （也跟着坐下。）我就是說天真是開玩笑，乾，旱，五穀都下不了土，偏偏鴉片煙收成——這

不是活見鬼，活造孽！

鹽三叔 鴉片煙收成好，「邊區政府」才好呀！

胡老順 那與我們老百姓有什麼關係，我們總得活着吃，才能活呀！

鹽三叔 那他們才不管呢。只那鴉片煙豐收，軍餉有了着落，他們的隊伍才好擴充。

胡老順 他們總得讓我們活着，才能够替他們種鴉片煙呀！

鹽三叔 還怕你們不種！你們沒有吃的，才好都去當紅軍，他們不是更容易招兵嗎？

胡老順 唉！（嘆了一口氣之後，）（三叔，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政府」爲什麼要我們多種

鴉片煙，不准種糧食。

鵝三叔

你還不解？我剛才不是告訴你嗎？共產黨太窮了，可是野心大得很，一心一意的想反抗中央政府，沒有錢那怎麼行呢？再說要想反對中央，沒有很多很多的軍隊，也不濟事，所以，要想方設法政府又支持得住，又可以擴充隊伍，那只有榨取我們老百姓的錢財。你看邊區定下了這麼多的苛捐雜稅，就是這個原因呀！但是陝北地方的人本來窮，糧穀裏榨不出油來，於是共產黨想出了種鴉片由鴉片煙辦法來。種了鴉片煙，就可以走私到大後方去，更可以運銷到綏遠區去，才能換取大批的錢呀！

胡老順

那他們為什麼不顧我們老百姓的死活呢？

鵝三叔

他們想活，就顧不了我們活，這是一定的道理。虧你活了六十多歲，還不解？

胡老順

（氣憤。）種煙就算是種煙罷，那明明是他們規定出來的種煙章程呀，收成是「政府」和種戶，按六四分攤。可是事實上，我們一點也得不到。

鵝三叔

（嘆氣，憤憤地。）唉，共產黨之所以成爲共產黨，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這就叫「共產的黨」。

胡老順 那乾脆我們也當共產黨得了。

龔三叔 你？（笑了一笑。）你我都不配，告訴你罷，老順，你我都是勞苦大眾，是他們的羣衆，是他們的生財工具，如果你我大衆都當成了共產黨，他們——像「毛主席」他們還去干誰的屎呀？

胡老順 這不講道理！

龔三叔 這才是共產黨的大道理。（稍停。）別談這些喪氣的話罷，老順，先吸一袋烟！

胡老順 （拱手，表示謝意。）三叔，你請吸，我早戒了。

龔三叔 唉，你這迂夫子，幾十年的老癮，戒掉它幹嗎？你知道你准能活幾天，何必這麼刻苦自己呢。

胡老順 （大嘆嘆氣。）唉，總得抽的起呀！飯都吃不周全，還談得上抽烟嗎？

龔三叔 （點着了烟，先吸完一口，然後送到老順手中。）老順，吸一口罷，也好消消氣。

胡老順 （接過煙袋，又嘆了一口氣。）唉！（然後吸煙。）

（龔三叔與胡老順二人無言相對而坐。）

稍隔片刻功夫。

（幾聲鴿鳴，政府徵稅吏同一偽警從大路右邊走過來。）

徵稅吏

（看見了鹽三叔風流瀟灑坐在路旁。）嚇！鹽三叔，胡老順，都在這兒，好閒啦！

鹽三叔

（同時起身，表示客氣。）哦，王老爺，又下鄉來受苦啦！

胡老順

這可沒有辦法，吃了這份公事呀！那像你們莊稼人好，收稅一過，真享福啦。哦，鹽三叔，上

徵稅吏

一次的「家宴會議」，你為什麼沒有出席參加？

鹽三叔

我有點事情，臨時沒有趕上，反正，會議上的規定，我們沒有不遵守的。

胡老順

那麼，那你為什麼到今天還不去繳稅呀？

鹽三叔

我實在沒有錢。

徵稅吏

三叔你別開玩笑。

鹽三叔

不是開玩笑，（正經地。）我是實在交不出來。

徵稅吏

（見他不是開玩笑。）笑話，誰不知道今年是大豐收！

鹽三叔

大豐收？糧食可算是賸粒沒有收成呀，王老爺！

徵稅吏

糧食？……我曉得的是鴉片煙，

鹽三叔

鴉片煙？不盡細說「政府」收去了嗎？豐收倒是好聽得很！我們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徵稅吏 這是什麼話，你們糧戶不是分到西成嗎？

劉三叔 那只有天曉得。

徵稅吏 別廢話，你得繳稅。還有胡老順，你……（脫清，拿回簿子。）

胡老順 我是佃農。

徵稅吏 你是佃農我還會不知道，特稅和印花稅，田賦附加稅，你可以不繳，別的稅你還是要繳的呀！

（翻看簿子，一面說：）劉三叔名下，這一季國稅的捐款，計有：田賦附加稅一百二十元，救國公糧二石七斗，縣合理負擔八十元，村合理負擔一百六十元，優待抗屬捐一百元，慰勞捐五十元，救災捐五十元，禁烟稅一百五十元，特稅二千四百五十元，印花稅八百五十六元，共計是四千零三十六元正。外加公糧二石七斗。……（又翻過一頁。）胡老順名下，這一季國稅的捐款共計是……是，你是佃農，捐錢比較少些。

胡老順 我的收入更少。

徵稅吏

（對他一眼，唸他的紀錄：）胡老順名下，縣合理負擔四十六元，村合理負擔一百元，優待抗屬捐八十元，慰勞捐……慰勞捐，哦，你出過力，替「紅軍」捐過十天生活，慰勞捐免掉，救

裏捐五十元，菸烟稅一百五十元，特稅印花稅，你都沒有，好，共計四百二十八元，比國三叔要少十倍……

國三叔 比國三叔少十倍，我也繳不出來，請問王老爺，爲什麼這些捐稅要我們一下子就繳清，我們老

百姓那兒發了橫財嗎？

徵稅吏 平常你們自然繳不出這許多，現在不是剛好豐收嗎？「政府」對你們再體恤也沒有了，一直

到你們有錢的時候才來收稅，你們還不知足，真是人心……

國三叔 （滿腔不平。）豐收，豐收，請得好聽，「政府」真是會體恤我們老百姓：

徵稅吏 咳，（瞥了他一眼。）難道你說今年鴉片烟不是豐收嗎？告訴你，國三叔，你所應繳的數目並

經過家長會議民主決定的；你今年的收成，「政府」還不知道；你種煙二百一十垧，應收煙二

百四十餘兩，每兩做一百八十元計算，應該有二萬五千二百餘元，歸「政府」六成，不過是一

萬五千多一點，你就一下子可以收入到一萬餘元，只攤你繳幾千元的捐稅，你還有什麼可說

的？

國三叔 沒有什麼可說的？好，（站起身來。）王老爺，我說三叔雖說是家長，但是我父母現在已歸我

兒子管，你問他去要好了。

徵稅吏 那還不一樣，我還會怕你兒子不成？這是邊區政府的命令，誰敢違拗？哼……那麼，胡老順，你呢？省得我又往你茅屋裏跑罷。

胡老順 王大爺，你說說，我這一季到底有多少收入？

徵稅吏 （生氣。）笑話，我又不是你的管家婆，我那兒知道！

胡老順 王大爺剛才不是說「政府」有我們收入的賬嗎？

徵稅吏 什麼賬，那是人民生產登記，你是佃農，今年收成好，你的收入自然也就好；「家長會議」民主決定，你的負擔不算多，才四百多塊錢。反正，民主決定的，你總得服從。

胡老順 「家長會議」我沒有參加。

徵稅吏 你為什麼故意不參加？那是犯法的，要受罰的呀。顧念我們是老朋友，不去告發你了，怎麼樣，快繳你的錢！

胡老順 實在不瞞王大爺說，下季我全家的生活還成問題，那還有餘錢來繳捐稅？

徵稅吏 廢話。我管不着，民主決定，你不能違背！

胡老順 我沒有地方找「民主」去講理……

徵稅吏 胡說什麼，「民主」又不是人。你往那兒找去。

胡老順 我去找村長證明我實在付不起稅。

徵稅吏 （討厭地神氣。）好罷，你去找，回頭我們就在村長家見。鵲三叔，（收起登記簿子。）好，

我去找你的日子。真是麻煩透了！（回頭招呼二偽警。）我們到李長生家去！（三人揚長而去。

鵲三叔
胡老順

（不禁同聲嘆息。）唉！

胡老順 （片刻以後。）這種日子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

鵲三叔 （拚命吸煙，半晌不作聲，忽然長嘆一聲。）唉！還叫農人死！

（青年謝大仁與方少剛一同從遠處走了過來。謝大仁穿青藍長衫。雖然服裝樸實，舉止却很大方，面龐清癯，眉眼之間，透露一股英俊之氣。

方少剛年青力壯，眉額高，赤腳穿草鞋，肩上担了一根鐵鎚。

二人邊走邊談，談得很興奮的樣子。走到鵲三叔的面前，二人

劉大仁 哦，劉大爺，胡大爺都好呀！（見二人面有怒色。）二位和誰鬧氣的呢？

方少剛 是不是和剛才過去那個「縣政府」來的小子？

胡老順 少剛，幹嗎這樣大聲高叫的，回頭讓他們聽見了，又是麻煩。

方少剛 我才不怕他們呢。

劉三叔 大仁可是從錢莊來的？

劉大仁 是的。

劉三叔 城裏可有什麼消息嗎？

劉大仁 我們這個城裏還會有什麼好消息，收稅的不是下鄉來了嗎？這幾天說是要全體動員，完成稅收。

劉三叔 （失望地。）哦，沒有別的消息嗎？

方少剛 大仁，你不是剛說，要禁烟了嗎？（大仁點頭。）

胡老順 禁烟，禁鴉片烟？

方少剛 可不是禁鴉片烟，但這一年却特別加了一項禁煙稅。

第三叔 一箇強盜我們種烟，一箇抽禁烟稅，還可算得千古奇聞。

謝大仁 告訴你們罷，那兒是真的禁烟，因為聽說中央政府派來了禁烟督察團，已到了西安，晚今到邊區來，所以邊區政府這才趕快下了一道禁烟的公文，那是欺騙中央的。

方少剛 我們老百姓就不會去告嗎？

胡老順 誰敢！

謝大仁 （挺胸。）我就敢，這一趟是再好沒有的機會，我就準備幹一下子，這趟回來，我就要聯合全縣的人。都起來先抗捐，再告狀。謝大爺和胡大爺的稅，都不要繳，大家齊心幹一下子。

謝三叔 會幹得成功嗎？

謝大仁 一定會幹得成功，我已經走過了陝北各縣各地，凡是老百姓，沒有一個人心甘情願再受共產黨的這種無理壓迫、殘酷的剝削。並且我已經打聽出來了，國民政府禁鴉片煙已經禁了十幾年，蔣委員長下過無數次的命令，禁種，禁運，禁售，禁吸，告訴你們吧，除了這兒邊區，全中國任何地方，現在都不准有鴉片煙存在，抽鴉片煙的，販鴉片煙的，抓到了都要槍斃，要是種，還不是一樣要槍斃，我們這兒怎麼可以種烟？販烟？抽烟？這是犯法的，中央已經派大員

樂了。我們老百姓還不趁這機會告狀嗎？

方少剛（興奮地。）當然告，這種日子誰都不能再捱下去了！

胡老順 真是，這種日子實在無法再活下去了。

方少剛 大仁，別多就誤功夫了，我們就去辦正經事要緊。

謝大仁 好，走。

謝三叔 戰事消息好嗎，大仁？

謝大仁 好，好，前線打的好極啦，聽說英國美國已經自動地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從此以後，我們中國在世界上，是一等強國，我們中國人已經是得到了自由平等的地位啦！英國美國幫助我們一齊打日本，日本鬼子一定打敗仗！

胡老順 那可好了，日本鬼子一敗，中央軍總該到我們陝北來了罷。

謝大仁 那自然。

謝三叔 這消息靠得住？

謝大仁 靠得住，自然靠得住。謝大仁從來不講假話的。好罷，二位再呆一會兒，回頭見！（與方少剛同向右方走下。）